

姑苏轶事: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藏了什么

□ 任翔宇

这几天在看电视剧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，北宋风情、朝堂阴谋、市井疾苦以及文娱酒宴歌舞升平，俱是看点。章七娘、邹娘子，从发冠到衣着，无不贵气逼人；从行事到做派，无不骄横霸道、穷奢极侈。她俩，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线头的另一端，是邹勔。

这剧里有张择端，画的图里也的确是昔年的东京汴梁，瘦金体创始人赵佶丹青祥瑞的故事也明确了时间地点的新闻要素。可实际上，这剧是在苏州拍的，街景营造参考了另一幅相当有名的古画《姑苏繁华图》，苏州成了这部剧的一条暗线，伏脉千里。

那邹勔，其实有真实的原型存在——朱勔。剧情的暗线里，温悦的父亲苏直作为太湖船工代表，因不愿配合朱勔为宋徽宗采办太湖石的暴行而遭灭门，江浙两路转运副使李言也因准备参奏而被杀。

我们都知道水泊梁山的故事，天罡北斗，聚义豪杰。这个故事的起因，是为了截取生辰纲，生辰纲的背后，是宋徽宗时期一场关于奇花异石的疯狂追逐。徽宗赵佶，迷花恋石，挥霍无度，特设此纲，搜刮东南奇花异石，以供其赏玩。朱勔，就是靠献奇花异石得宋徽宗宠信，掌控苏杭搜刮民脂，建“东南小朝廷”，引发方腊起义。起义后朱勔被朝廷清算，最终流放至偏远之地后被判极刑，家族衰败，成为北宋末年贪婪腐败的缩影。

朱勔出身寒微，却天性机敏，擅长钻营之道。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，直到遇上蔡京，这位“六贼”之首将他引荐给宋徽宗，朱勔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。《宋史·佞幸列传》上说，朱勔祖居苏州，“家本贱微”。其父朱冲“狡狯有智数”，曾雇佣于人，因“梗悍不驯”而受鞭背之刑抵罪，出城借贷时“遇异人”，不仅借到钱，还带回一册神秘方书，于是在城中设肆卖药，病人服之无不见效，越来越多的看病者“辐辏”而来。朱家有了钱，就“修莳园圃，结游客”，一时“往来称誉”，远近闻名。朱家父子真正成气候，还是缘于京城蔡京的垂顾。宋徽宗继位伊始，蔡京不得志，被外放到杭州的皇家道观洞霄宫任提举，闲居钱塘。一次路过苏州，欲建造一座僧寺阁，所需费用“钜万”无处筹措，便在当地僧人和郡守引荐下，找来了“能人”朱冲。对于蔡京的想法，朱冲满口应承，表示愿独当此任。数日后，蔡京被请到工地视察，见“大木数千章积庭下”，只等开工令下，不由暗中惊叹朱家的能量。第二年，蔡京被召还开封，领朱勔同往，命童贯将他们父子姓名录入军籍中，朱勔父子由此“皆得官”。

朱家在苏州以“修莳园圃”闻名，而当朝天子宋徽宗也“颇垂意花石”，这就好比是“姓郑的嫁給姓何的”，正合适（郑何氏），臭味相投，混成一块。苏杭一带自古流行园艺文化，无论士人还是平民，家中稍有一石一木略堪玩赏，被朱勔手下的“花石探”找到，即派身体强健的兵卒直入其家，披盖上黄布作表识，定为皇家之物；还要命



令这家人妥善“护视”保管，稍有不慎，即以“大不恭”论罪。向京城启运时，如果物件体积巨大抬不出去，便“彻屋抉墙以出”。至政和年中，向开封城进献奇花异石的风潮达到极盛，淮河、汴水航道上运送巨石、古树的船只首尾相衔，十艘为一“纲”，称为花石纲。各种贡物体积庞大，其声势已远远超过了当年宋真宗时期那场争献祥瑞的“天书运动”。这花石纲连年不绝，百姓备遭困扰涂炭，破产败家、妻离子散者众，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。方腊起义时，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。

剧中拉拢官员、挥霍骄泰的展现，和朱勔真正的日常操作相比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朱勔的人生巅峰之时，其时州郡官吏奔走听命，东南部刺史、郡守多出其门，号称“东南小朝廷”，被后人与蔡京等人合称为“六贼”。

人若骄狂，天必收之。无论是剧中还是现实，朱勔的结局都大快人心，《宋史·朱勔传》里说，“靖康之难，欲为自全计，仓卒拥上皇南巡，且欲邀至其第。钦宗用御史言，放归田里，凡由勔得官者皆罢。籍其赀财，田至三十万亩。言者不已，羈之衡州，徙韶州、循州，遣使即所至斩之”，宋钦宗即位，削官放归田里，清查其土地，田至三十万亩，又流放到循州（今广东龙川），不久斩首处死。

朱勔虽身死，不过故物仍存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里，“狮子林”的假山，就是当年故物。史学家顾颉刚曾说，这里曾是朱勔花石纲的遗留之地，每一块太湖石都似乎在诉说着宋朝的辉煌与衰落。

苏州的道前街上，有座官邸，“江苏按察使衙门”旧址。明初这里设有江苏省水利分司署，后改为按察分司，专门治理兵备事宜，称兵备道，道前街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。清初兵备道移驻太仓，雍正八年江苏按察使自江宁迁苏州，改为江苏提刑按察使，提刑按察使俗称臬台，主管刑治。民国年间这里为江苏高等法院，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，震惊中外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就在此发生。解放初曾是苏州市人民政府的治所。“江苏按察使衙门”坐北朝南，正对面上有一座小石桥叫乐村桥，沿乐村桥前行接入西善长巷，西转再折向南行，是个建筑群，乐村就在此。乐村在清末民初，归官员陶荣所有，1935年，由上海滩的江湖大哥袁菊生购得，拆建成西式两层楼房8幢，自备水塔，并命名乐村。现存的8幢西式小洋房，风格各不相同，既有八角两层的玲珑设计，也有宛若石库门般的螺壳道场感。抗战爆发后乐村被汪伪头目占用，据老相临、老街坊说，当年汪精卫曾在这里短期办过公，蒋公也曾来过，一次临时住一晚后因故没再来，日军得到情报后飞机飞来投弹，但偏了百余米把道前街的一家旅馆炸了，惊险环生。

乐村在西善长巷南侧，朱家园北口两通道之间。说到朱家园，才算又拐回正题。宋徽宗时，朱勔在这里建“同乐园”，如今仅剩巷内古井，相传就

是朱勔所遗。这座规模宏大的私家花园虽然自名“同乐园”，但百姓讥笑“同乐”二字，偏偏直呼“朱家园”。就是在这里，朱勔莺歌燕舞，熏心钻营，在苏州设立了“奉局”，专门搜罗奇花异石，将船队编号，装船运往京城。“同乐园”里建有神霄殿，供奉青华帝君人像，官员要见朱勔，首先要向青华帝君叩头，然后才能通报接见。园内有“双节堂”“御赐阁”“迷香楼”“八宝亭”“九曲桥”等，开浚鱼池18个，养鱼观赏，种植名贵牡丹千余株，造有九曲之路，春时纵仕女游赏，转来弯去，婀娜多姿，让人几迷路径。园中异石林立，奇花异树无数，被赞胜过皇家的御花园。朱勔被杀，家产被全部没收，园林也渐成废墟，家人被驱到虎丘山下种花，园内建筑毁坏殆尽，数千株名贵牡丹被当作柴火焚烧，同乐园从建园到毁灭不过20年，成了苏州园林史上寿命最短的园林。清人顾禄的《桐桥倚棹录》记载：“宋朱勔以花石纲误国，子孙屏斥，不列四民，因业种花，今遗其风。”

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）时，“同乐园”旧址被赐给了孟子的后裔，宋哲宗孟皇后的侄子孟忠厚。元代，陈惟寅、陈惟元兄弟二人购得“同乐园”，这里被称为“绿水园”，据载“宽阔幽胜，犹可以钓游而啸歌”，颇有文人气。明代，苏州名士张世伟购得“绿水园”，建成了“泌园”，张世伟是沧浪亭苏州“五百名贤”中的一位，字异度。万历四十年举人，与同里周顺昌、文震孟、姚希孟、朱陛宣，称吴门五君子。清朝乾隆十年左右，苏州潘家潘奕腾购得“泌园”，建成“云庄别墅”，别墅成为潘家侍其巷清彝堂宅一部分。到太平军战乱，这座宋代名园被毁于一炬。上世纪初，朱家园凋零荒凉，被人用来种桑，1920年刘祖望在此街建西式宅院“适庐”，律师朱承钺、刘重荫，画家顾麟士、顾公硕等，近代诗人陈去病也都曾住在朱家园。朱家园原30号原为顾公硕宅院，顾公硕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，过云楼第四代主人，是苏州著名藏书家、书画家顾鹤逸的幼子，曾任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，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。

1958年，台风将云庄别墅的砖雕门楼毁坏，至此朱家园仅剩一个井圈还是“同乐园”遗存，以八块石料并嵌的“八角井”，现存在朱家园50号内。朱家园14号，当年是按察使署的香火庙，称为“按察司庙”，也叫作“纠察司庙”，20世纪60年代，这里改为朱家园小学。

和平江路、山塘街这些熙攘名街相比，朱家园寂寂无闻，低调无声；和葑门横街、景德路相比，朱家园也少了烟火气，古拙素静。就像同样况味的专诸巷、由巷一样，深藏故事，默然不语。

有历史的城市，必然会有一些有文化的街巷弄堂，把几千年的似水流年刻进青石板，砌入水磨砖。找寻，在这样的城市里，轶事就变成了探秘，与文献史书猜谜，别有趣味。

我喜欢的事物

□ 黑牙

喜欢蓝天里浮着一朵云
白的、瘦的，没有形状
喜欢草地上爬着一条虫
胖的、软的，颜色单调
喜欢鸥鸟掠过湖面
芦苇朝着远方点头
喜欢麻雀飞离树梢
枯叶旋转而落
喜欢溪水边蚂蚁搭了一座
可供神明行走的桥
喜欢明亮的窗户上
居住着阳光、大山和清风
喜欢沙漠里的脚印，山顶上的
野草，还有因为突然的恍惚
而留在纸上的墨痕
我喜欢的事物
偏僻，孤独，甚至
对这个世界来说，微不足道
像是被时间忽略的角落
更像是从我身体里分出的
最珍贵的一部分

梅

□ 左世海

因为你，我爱上了这个冬天
爱上了寒风中
纷纷扬扬的白雪
伫立在窗外，你瘦弱的手臂
与风雪紧紧相握
几瓣绽放的红唇
香了枝头，醉了长夜
也温暖了我结冰许久的心田
真该感谢严寒，在这个冬天
是你告诉我，暗香来源于苦难
雪后便是期望的春天

耕牛

□ 张福元

你没有睿智的大脑
也没有美妙的歌喉
你有宽大的身躯，亲切的面容
你吃草、住棚，再无所有
啊！我憨厚的老牛
你难道一点追求都没有
你摇摇头，继续自己该干的事
需要说吗？不，什么也不需要
你本身就是一座丰碑
让那些贪婪者，望而生畏
你不是没有追求
也不是一无所有
而是你有的，他们没有

